

## 此间 | 康河的水波与寂静的船房 —— 《莫里斯》的爱欲呈现与历史书写 上篇

原创 桃子咯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18-12-09



电影《莫里斯》讲述了20世纪初英格兰发生的一个爱情故事，主角莫里斯怀着一颗赤诚的心，不断突破着世俗禁忌和社会律法，在英格兰这一方净土上完成了自我的追寻，体验到爱欲带给他的灵魂的整全。





正值青春年少的他遇到一见倾心的克里夫，爱欲使他变得真诚而充满血气，在英格兰还未接受同性恋的社会中，莫里斯抛下一切顾虑，全身投入爱欲的怀抱，与克里夫共同度过了欢乐而难忘的青年时光。当然，莫里斯的追寻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克里夫败给了强大的“社会”、迎娶一位贵族小姐之后，莫里斯陷入一场不可自拔的自我怀疑之中。而在此时，克里夫的家仆斯库德闯入了他的生命，让莫里斯重新激荡起“疯狂”的爱欲，从而拥有了一个新的爱欲联结，重燃生命的激情。

电影《莫里斯》所刻画莫里斯和他周身的世界，无不精确而深刻地展现了这段浪漫史的内与外。莫里斯的浓烈爱欲与热切追寻，是整部电影贯穿始终的情感线索。而在他和克里夫两人爱欲与“友谊”的回荡之间，又可以看到社会、宗教、教育、家庭等一切对这种“禁忌之恋”的阻碍。克里夫选择了顺从。即使莫里斯不愿屈服于这个压抑的社会，但面对克里夫这位挚友的“逃离”，他只能陷入自我怀疑与否定的深渊。而当斯库德以奋不顾身的姿态叩响莫里斯的心时，莫里斯终于摆脱了所有的清规，选择在这个社会上骄傲而充满激情地活着。

《莫里斯》的世界是宏大的，我们能看见自我、他人、社会的重重矛盾，但故事最终仍指向了一个超越阶级、社会、宗教的爱欲的达成，即使这种爱欲的达成浸透着一层更深的凄凉——它也是一种对过去、对历史、甚至是对更高之爱的诀别。



莫里斯和克里夫相遇于1908年的剑桥。康河的水波见证了他们这段动人心魄的美好情谊。

谁也不能怀疑，在卫斯理的房间里，莫里斯和克里夫那场偶然的相遇，是两人命中注定的交汇。命运的偶然——人与人之间的相逢与熟识正有赖于此——如此迷人，让彼此的生活都充满了多样的可能性。自动钢琴上跳跃的琴键，给两个人的生命奏上了一支轻快欢乐的情歌。这种一见倾心是不可解释的，它就如此自然而然地发生。爱欲正是从偏好开始的。虽然遗憾但确是事实的是，爱欲首先建立在两眼所见的东西上，建立在体现了肉体之美的理型上。毫无疑问，莫里斯和克里夫都有着俊朗迷人的外型，在某种意义上这成为了他们彼此爱欲的出发点。对美好之物粗糙的自然冲动一旦升华，就为渴望一种永久的、专一的恋爱做好了准备。



朝夕相处的剑桥生活让他们两人都习惯于彼此的存在，通过这些幽微缜密的日子，他们的生命也由此突破了“自我”的界限而开始转向与他人的联结。爱欲也在读书、交往的“日常”中慢慢生根，成为莫里斯和克里夫两者间紧密的羁绊。然而他们爱欲的体验都必须是小翼翼的。他们亲密的举动不可被人看到——他们可能因此面临被惩罚的风险。20世纪初的英格兰社会，还未摆脱对同性恋的误解与歧视，同性恋者一经发现要面对法官的严苛处罚和个人身份的身败名裂。对于处于上流社会的他们而言，这种打击是毁灭性的。情感不可言说，他们对此只能沉默。

然而克里夫在走廊上的简短一句“我爱你”，彻底挑明了这段情感关系的禁忌成分，两人都面临更大的风险与挑战。这句话让莫里斯不得不直面他无意识刻意回避的同性爱欲，选择接受还是继续回避，选择成为一个为社会不接受的同性恋，还是否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莫里斯第一次站在了生命关口的重要选择上。莫里斯跨越窗台与克里夫的亲密一吻，让这段爱欲关系终于明朗确定起来。河岸旁草丛上的经典拥吻，成为两人爱欲呈现最高潮的一幕。

莫里斯：“或许我们彼此唤醒了对方。”  
(We woke up each other)

“唤醒”，不只是意味着彼此的感情联结，更意味着同性恋身份的“登堂入室”，同性爱欲作为情感的谜底而被解开，从心照不宣的沉默转变为对彼此爱人身份的确证。莫里斯也在此刻述说了他的爱情箴言：

*I would have gone through life half-awake, if you'd had the decency to leave me alone.*  
如果你为了体面而抛下我孤身一人，我将半梦半醒地度过余生。

而这句话，一语成谶，成了莫里斯后半生的碎梦。





面对着莫里斯的炙热爱欲，即使胡陶打破了静谧的“我爱你”是从克里夫口中脱出，此刻的克里夫仍然是犹豫的：

*I think it would bring us down. I think it would spoil everything. This harmony. Body, mind, soul. I don't think women have even guessed. But you know.*

相较于莫里斯的畅快与磊落，克里夫的情感总是会受到某些心中块垒的阻碍而不可能完全地表达出来。但毫无疑问，克里夫对莫里斯的爱是真诚的。从身体，到心灵，到灵魂，克里夫和莫里斯都契合无比。爱欲如此自然地发生在他们两人身上，并且不断“升华”。



爱欲让莫里斯变得充满激情，狂放不羁。他在受到老师“翘课与讲堂缺席”的责备之后，拒绝写下一封否认自己的检讨书，因此失去了重新入学的机会。他认为他是没有错的。爱欲的吸引力是卓越的，沉浸于爱欲体验中的莫里斯是如此炽热，能够拒绝克里夫之外的任何事物。克里夫的假期，他们沉浸在普德斯雷的温柔乡里，任凭爱欲的疯狂将他们两人攫获。正如爱欲产生的不可解，他们两人身上爱欲的发展与升华，同样是言辞所不能表达的。爱欲并非单凭理性就可把握，理论的解读只能触碰到爱欲最抽象的那层外壳，爱欲的实质更需要在体验中得到理解。从音乐到游乐，从柏拉图到《圣经》，两人从身体到心灵的契合，直指灵魂的融合。从肉体之爱到精神之爱，爱欲的诸多层面都在两者的相伴中窥见。他们身上践行着古希腊的箴言“两个身体一个灵魂”。

我们的灵魂相互融合，并且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以至于再也找不到融合之处。如果有人非要我说出我为什么喜欢他，我觉得这无法说清楚，只能说：“因为他，因为是我。”（蒙田《论友谊》）



莫里斯和克里夫的强烈爱欲已经超出理性解释的范畴，他们克服了自我与他者之间、或者你和我之间那令人绝望的鸿沟。在这里，“我们”先于“我”，也先于“你”，“我们”不再是“我”和“你”的衍生。两人互相成为彼此的生命之源、灵魂的一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人与人之间爱欲的最高表达。



## II

### 柏拉图的距离：爱与“友谊”的回荡

无论是剑桥的学院生活，还是普德斯雷的温柔岁月，克里夫都在莫里斯的陪伴下体验着爱欲所带来的种种快乐与幸福，即使在工作之后，他们的爱欲联结还是如此紧密，不曾消退或中断。然而报纸上卫斯理被毒的消息犹如平地一声惊雷，震碎了克里夫的无忧生活，把他从理想的爱欲世界拉回到严酷的现实。克里夫此刻不得不直面他和莫里斯的同性关系被发现后身败名裂的可能性。他开始害怕了，对不被社会接受的同性爱欲开始犹豫起来。

在一次莫里斯家的晚宴中，克里夫魔怔般地突然晕倒，急坏了身旁的莫里斯；而莫里斯仍一如既往地深深爱欲着克里夫——即使他同样看到了卫斯理的新闻——在此刻甚至当着他母亲的面亲吻了克里夫，并称这个吻是一种“情不自禁”的反应。爱欲给莫里斯的吸引力仍然是强大的，即使他看到了社会的种种阻碍与禁令，他仍然会奋不顾身地追求这种强烈的爱欲，不惜把它暴露给自己的家人。莫里斯的热切与克里夫的犹豫成了两者最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最后必然将两者带往不同的道路。在“社会”的巨大压力面前，克里夫已经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当克里夫拒绝了莫里斯的照顾而选择了专业护士时，这意味着他的选择慢慢地远离了莫里斯。他必须将他与莫里斯的爱欲联系描述成一种普遍的“友谊”，只有这样他才能维护自己的“体面”。





在1912年的春天，克里夫顺利地成为了一名律师，与政治的紧密联系需要他彻底断绝过去的同性爱欲，只有这样他才能一帆风顺地生活下去。于是，在这场晚宴中，克里夫把酒言欢，“**为了女人**”——他选择拒绝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而准备回归一种“正常”的家庭生活。是的，克里夫在强大的社会面前败下阵来，主动地逃离、忽视对莫里斯的爱欲。然而我们将在故事的最后看到，这种主动地“拒绝”绝非轻而易举，即使他的行动上似乎已经将莫里斯完全“放逐”，但内心的爱欲从未熄灭过。

就这样简单地责怪克里夫的“懦弱”是不公平的，他亲眼目睹了卫斯理在法庭上的败退，身旁又有一个看穿一切的仆人不断向他提醒着同性恋的禁忌，而这些在莫里斯的生活中是缺席的。或许这恰好表达了，莫里斯的爱欲正是超越了一切世俗事物的最高价值的存在，有着超乎理性的疯狂；而克里夫的爱欲必须限制在社会现实之中，受制于理性。爱欲的疯狂特质让爱欲本身得以一往无前而不断上升、由此而高贵，受制于理性控制的爱欲细流也汨汨而动、未曾断绝则意味着爱欲联结的永恒。

于是，在爱欲实质与友谊的摇摆中，克里夫的希腊之行完全独自一人，并未给莫里斯回信，独自思考着未来“应有”的生活方式。从希腊归来后，他选择了和莫里斯“告别”：“**我们得改变了，你和我。**”当“我们”又被区分为“你”和“我”，两者的爱欲联结便由此而脆弱。即使莫里斯依旧真诚地说“**你是我唯一的快乐**”，克里夫拒绝了莫里斯的要求，转而对“快乐有很多种”来扩充生活的可能选择。但克里夫可能没意识到的是，莫里斯所感受到的爱欲的快乐正是唯一的、无可取代的，他仅可能选择作为同性恋的生活方式，若硬要改变，唯一结果只可能是打破莫里斯的整个人格。此处的裂隙是巨大的。克里夫决定隐藏同性恋的身份而选择与女性的婚姻和家庭，莫里斯只能在克里夫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中走向自我否定的道路。



在克里夫的婚姻观念中，他给妻子的定义是“一位在乎自己的人”，而这恰恰又在他随后的表述中让他们的爱欲关系得到了印证：“就像我在乎你”。克里夫所理解的夫妻之间的爱欲正从他与莫里斯的爱欲体验而来，这让他对过去发生的种种事物既有决别的成分、又有本质的连续。克里夫是承认他们两人间深刻的爱欲的，尽管这种承认只有在唯有他们二人在场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代表着克里夫的爱欲表达永远将处于私密的房间中、心中的柜子里，直到影片的尽头。

克里夫走了，莫里斯仍等待着他的“回心转意”，而等待的结果却是他与另一位贵族女子的婚讯。1913年秋天的普德斯雷，莫里斯和克里夫在这里完成了最后的告别。克里夫走进莫里斯的卧室，“体面”地亲吻了莫里斯的手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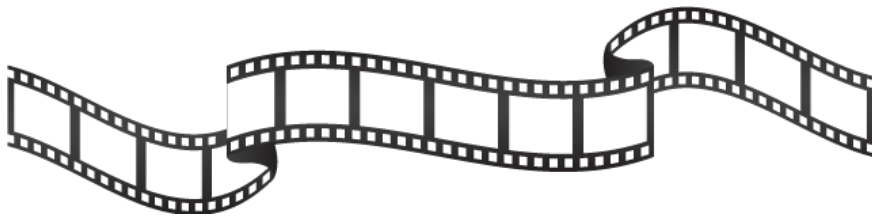
—我想告诉你，我没有忘记过去。可我答应，不再重提。  
—好。  
—你愿意完全接受所有的一切吗？  
—怎么完全？  
—和去年的那种混乱不同。  
—我同意。  
—两相抵消，我得走了。

克里夫伸出了他的手背，回应他的同样是莫里斯的温柔一吻，从此两不相欠。然而他“没忘记过去”也不可能忘记，和莫里斯的同性爱欲已经在克里夫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刻痕，成为了不可忘却的记忆。





在爱与友谊的选择中，克里夫将他的爱欲埋葬在心里，试图用友谊来掩盖、消解，然而这种指称的转换毫无意义，也让他压抑的情感不可匹配于莫里斯爱欲的激情。当他听到莫里斯向他述说自己对斯库德的爱时，他太过震惊，惊讶于莫里斯竟然选择了一个与他阶级完全不配的爱欲对象，更震惊于莫里斯依然选择了这样一条与世抗争的生活方式。他们试图改变莫里斯的爱欲选择，让他压抑住自身对同性的爱欲冲动，“两个男人友谊之间的唯一借口，就是要保持那种纯粹的柏拉图主义。”他说道斯库德已经不在庄园时的语气甚至带一点庆幸，然而莫里斯走向斯库德的船房时毅然的身影让他错愕于原地。屈服于社会让他失去莫里斯的全部，留给他的只剩下青年莫里斯的挥手告别，一段记忆的残留影像。



作者！宇宙  
排版！大蒙啊

